上海交大的一些傳統及其他

文：殷大平
圖：李慧臻

殷大平學長

坦白講，上海交大在民國三十年前(即日軍入侵租界之前)與其後，略有不同。先是徐家匯校址被日本佔作「同文書院」。學校遷至原法租界震旦大學，借用教室上課：後來遷至愛麥虞限路中華學藝社。物理試驗室設在鄰近的「農明復圖書館」樓上，化學試驗室設在較遠的文華墨廠。之前，每年全校舉行中英文會考；之後，就不再舉行。所以，民國三十年前畢業校友，都有不錯的中英文基礎。其後，就看個人離校後的努力了！

下面介紹些應仍具參考性的傳統，並請指教。

(一)理工科上課，教授們都用英文，課本都是英文的，因為六十年前，很少中文的

(左起)殷大平學長、陳豫學長、楊頤光學長

科技書籍；考試，當然也全用英文。

(二)大考(即期末考)時間，每科為三小時。考題常為五題，但每題又含有四／五個子題；故實際考題常在二十題以上；等於將一學期所授課程內容全包括在內了。

記得大三考工業化學，王箴教授的考題為五大題，各含五個子題，其二十五題。當年(民國三十四年)班長虞兆年兄答案有12張富士紙(8吋X11吋)；我祇有八張。

(三)基本物理分二學年；第一年(大二)教力學；第二年(大三)教電磁學。聲學光學，當年未列為重點。

(四)物理考試，大小考均為三小時；分為兩段，第一段考課文(Lecture)部份，不准勾資料。第二段考計算題，可任意翻閱資料。

(五)物理試驗共六十個(兩行年用)，為周銘教授(MIT 化學博士)所設計編篡。其理念為讓學生們經歷一下前輩物理學家經驗過程。

(註：周教授在抗戰勝利時，被邀在上海大光明戲院演講原子彈原理。其對學生的重要訓言為：大學畢業，不代表書讀完了，僅不過學到了讀書的方法。進入社會職場後，要繼續進修，方不會落伍！旨哉斯言。)

(六)化學系屬理學院，二年級後，原分A、B 組；A 組為純化學(Pure Chemistry)，B組為化工(Chemical Engineering)。後來因為人少，就不分組了。[按電機系也分兩組，一為重電機組(Power)，一為弱電(電

訊)組(Weak Current)。最特別的是數學系祇有一名學生，物理系祇有二名。但學校照樣開課。

(七)上海交大，當年沒有選擇，一概照課表上課。多數主要課程，在三年級已經上完，最為繁重。但四年級的課程多屬他校所無。另外則要做研究，寫論文。

化學系四年級課程有：工廠管理、染料學、燃料學、高級化學工程等。給我記憶最深的，就是沈教授所教授的高級化學工程，他不僅介紹當年化工的新發展，並講解「化工材料」，附帶講解了「金相學 Grains Formation」，以及金屬的熱處理等知識，使我在離開學校後工作四十年中，大為受益。

[沈齊川教授給學生的忠告是：畢業後應該到大工廠去做小職員，可以學習到實務和經驗；不要到小工廠去做大職員，那樣會學不到東西。]

下面再介紹些教授們的軼事。

(一)胡敦教授微積分。教微分時，特別慢。他說：學生是牛，重點要講三遍。有學生開玩笑說，打了瞌睡，胡老師可能還在講同一主題。

相反的是顧翼東教授講物理學，講得快，寫得快，但擦抹得也快。抄他的筆記，真難。

(二)胡哲揆教授教德文(理學院德文有二學年，大二與大三)，在看到學生注意力不集中時，會暫停講故事，如李鴻章訪問德國時的趣事。但同時他會給一位同學出個問題，故事講完後，要他回答。胡老師不吃火腿，他認為鹽醃漬的東西，營養份都被鹽浙(Salting out)作用全流失了。

張輔忠教授也是德國留學生。教高級有機化學。上課一板一眼，還要點名。張教授主持的五洲藥廠，聘用交大校友最多。同樣的，大家不能遲到，張教授會坐在簽到簿前等大家。

最後，再介紹當年國立大學的小事。

(一)當年國立大學學費每學期祇有法幣十元，化學系的實驗費，則要四十元。

(二)基本國文和英文，每班24人。每個人都會輪到朗讀和講解課文。作文修改後，教授會個別講解修改的理由。所以，基本國文和英文，都各有很多班。入學考試成績好的會排在前面的班級。最後的班級，多為留給四年級畢業生補修之用。

(三)抗戰勝利後，重慶交大學生回上海本校。理工學院的學生，都要重修物理；因為本校認為重慶交大同學的物理未達上海本校水準。俗妹殷大敏為母校民35年物理系畢業，留校任助教，就為這批年長的同學補上過物理課。這也可算是戰後母校的一個小插曲。

(四)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返校，全體在校生和大批畢業校友都回到學校。那日在徐家匯校本部大操場，舉行返校典禮。完畢後，並以 360 度迴轉鏡頭大合照。六十五年後的今天，想起來，還會令人興奮不已。